

你拍 —— 我拍 —— 你拍

邝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你拍一，我拍一

邰 梁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拍一,我拍一/郇梁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9

ISBN 7-104-01418-7

I. 你… II. 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0056 号

你拍一,我拍一

郇 梁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印刷

14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 印张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ISBN 7-104-01418-7/I·568 定价:15.80 元

我们从何而生

——歌德

我们从何而生？

从爱情。

我们因何失意？

没爱情。

靠什么解除困厄？

靠爱情。

怎样能获得爱情？

用爱情。

什么不让人长久哭泣？

是爱情。

你我怎能心连心？

凭爱情？

你拍一，
我拍一

目 录

你拍一,我拍一	1
两只耳朵竖起来	231

第一章

不知道黎明什么时候来
我把所有门扉敞开
它像小鸟长着羽毛
还是如海岸有巨涛澎湃
——狄金森

1

“你看起来像一只漂亮的母豹子!”

何光伟冲着裸体的马红大声喊叫着,他那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像被铜铸了一般从里屋飘出来在整个空

间里形成了一个圈，马红戏谑地将这个圈称之为磁场，此刻她那条已迈入浴室的右腿正一点一点地往回缩，她对自己说磁场又开始工作了……

“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何光伟关切地询问着，这时他瞥见了残存在马红眼中的泪痕。

马红躺在床上，眼神略有些迷离，这使她看起来和平时不大一样，何光伟喜欢看马红躺在床上慵慵懒懒的样子，他曾经对马红说过她不在床上的每一分钟都是浪费，因为他从未见过还有哪个女人能像马红这样与床形成一种完美而和谐的统一。

可是今天马红这个样子不免让他有些紧张。

“快告诉我是不是不舒服了？”

何光伟的声音有些焦灼，他努力回想着自己刚才是不是过于投入或用力过猛而伤害到了她，如果是这样他绝不会原谅自己，他伏在马红身边喃喃地自责道：

“对不起，对不起，我有时控制不了自己，我太爱你了，我知道你一定是生气了。”

何光伟还要继续说下去，可是他的舌头却不那么听话了，因为它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于它同类的召唤，那是马红的舌头，温软而潮湿。

相识以来马红第一次主动地吻他，何光伟感到全身一阵战栗，一种来自于体内的冲动如巨浪一般顷刻

便将他淹没了……

2

贺森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午夜两点了。自从与妻子离婚以后，他的生活完全失去了规律。前两天他在街上遇到大学时的同学，话到嘴边上了楞是想不起那小子的名字，今天早上，不，确切地说是昨天早上，他躲在浴室里顾影自怜地审视着自己，镜中的男人极为明显地呈现出的落魄与疲惫让他感到心寒。他随手打开一个堆放杂物的小柜，竟然在里面发现了前妻留下的化妆品，他先是为这一发现感到诧异，随之更令他感觉意外的是存放在这些瓶瓶罐罐中的面霜丝毫没有变质。拂去落在上面的灰尘他依次阅读着上面的文字，精华素，胎盘膏，收缩水。

他记得刚结婚那会儿，每次入睡之前他都要让妻子把脸洗干净，他讨厌女人脸上的脂粉味道。这习惯如同他一贯不喜欢吃带果酱的面包一样。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觉得果酱会破坏面包的原味，同样道理，过多的护肤品会影响女人肌肤的爽洁。

贺森喜欢素面的女人，只要是一张清水脸，哪怕是丑点儿他也爱看。贺森的前妻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不仅人长的漂亮，事业成功，还有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舒畅。

直到现在贺森也没有搞清楚，自己当年是爱上了她还是爱上了她的名字。不过至少有一点他是可以肯定的，这个叫舒畅的女人从来没有爱过他。

贺森发现妻子并不爱他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夜因为航班的推迟他提着行李打开家门的情景，因为他的生活从那一刻起就变得混沌不安了。那一夜他先是听到妻子断断续续的呻吟，他以为她的胃又痛了，忙不迭扔下行李去为她倒开水。可是当他从厨房端水出来的时候妻子的呻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竟是一种极为舒畅的喘息，没错，就是他妈的舒畅。用这词儿来形容她的喘息声简直再贴切不过了！或许是妻子的声音激怒了他，亦或许是更为粗重的男性的呼吸使他有一种想要大喊大叫的欲望。

“舒畅！”他终于喊了出来。在他喊叫的同时他听见咣当一声巨响，门板倒了，门板是被他推倒的还是被喊声震倒的他记不清楚了，但是门板落地的一刹那间他的思维突然平静了。

他想起一些很久远的事，他想起小时候在大兴安岭时跟伐木工人们一起唱的号子“顺山倒”，想起应声而倒的参天大树，想起工人们脸上的汗水和欣慰的

笑容，一想起这些他便笑了，他笑得颇有几分得意甚至还笑出了声音。他笑着笑着突然发现妻子惊恐地望着他，与妻子有着同样表情的是站在她身边的男人。贺森注视着眼前的男人，他发现应该称他为男孩更为恰当。他有多大？二十，二十五？贺森为这一发现感到悲哀，为他，也为自己。室内的空气像是被冻结了，只有男孩颈部那一个硕大的喉结因为紧张在不停地蠕动着。贺森感到无比的厌恶，他真想冲上去死死地扼住它，他想象着扼住男孩喉咙时充盈在手的满足感，男孩一定会像狗一样地匍匐在地上苦苦哀求。他想这种把一个人的生命把玩于股掌之中的游戏一定是好玩极了，于是他缓缓地向男孩走去……

贺森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在前进的过程中瞥了一眼他的妻子，贺森注意到她的身体正在发抖，可能是因为冷，也可能是因为紧张，她的样子让他感到心疼。如果不是男孩的存在提醒着他所发生的事情，他准定会将她拥入怀中，可是现在，他还会爱她吗？

3

秋意越来越浓了，从马红的办公室向外望去，两棵高大的法国梧桐将阳光折射成了无数个扑朔迷离的光束。马红轻轻地闭上眼睛然后再缓缓地睁开，她喜欢这种忽明忽暗的感觉，在刹那之间就能体会到夜与昼的交替，而更令她欢喜的是在这样的张张合合中她会看到许许多多的金黄。那些金黄在秋天的阳光下显得更为灿烂，一阵风吹来，金黄的叶片便开始飞翔。叶片在风中起伏，无声，无息。像是一个沉醉的舞者，古典又不失庄严。

马红曾是个舞蹈演员，她在现代舞团待了六年。六年里马红唯一的一次舞台经历就是在歌舞团的告别演出中出演一片叶子，她通过肢体语言诠释了一片叶子从初吐嫩绿到枯黄干裂、随风而逝的全过程。

“别丢下我！”

一棵树对残存在枝干上的最后一片落叶苦苦地哀求着，因为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树的身躯颤抖着。

“放我走吧，如果你能给我自由。你看那些叶子飞得多美，我喜欢风，它充满激情，我会被它高高举起！”

“可你最终要摔下来，与泥土为伍。”

“这是我的宿命。”

马红想起她在舞蹈中作为一片叶子时的内心独白，想起那些看似很久远的事情，实际却离她很近。

今天早晨她在邮箱里意外地发现了丈夫寄来的生日礼物。他们有多久没联系了，半年，还是一年？马红甚至都有些想不起他的样子了，亏他还记得她的生日。

马红打开系着粉红色丝带的盒子，一股清香扑面而来。这清香来自于夏奈尔5号香水，此刻它正规矩地躺在盒子里，姿态优雅得有些过分。

“以后我们有钱了，我要穿范思哲的服装，用夏奈尔香水！”新婚的马红眯缝着眼睛一脸憧憬地嘟囔着。

“做梦吧你，就冲你这副还未发育好的身材，还穿范思哲呢，我看呢，什么衣服到你身上都得跟麻袋片儿似的逛荡！”

丈夫说完后跑了出去，一边跑一边顽皮地做鬼脸，马红在后面气急败坏地边追边骂。

“你给我回来，回来！”

“就不回去！”

丈夫嘴上坚持着，步子却慢了下来。

“你说，谁发育不全！你说呀你！”

马红终于揪住丈夫，她那双小拳头像雨点似地劈里啪啦地打在丈夫的身上。

你拍一，我拍一——

“救命啊，谋杀亲夫啦！”

丈夫夸张地喊叫着，却不还手。

马红打累了，她用双手勾住丈夫的脖子，怯生生地问道：

“疼吗？”

“怎么会？”

丈夫温柔地望着她，目光中充满怜爱。

“爱我吗？”

她娇滴滴地问。

“永远！”

“永远是多远？”

马红调皮地反问道，丈夫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冲她笑了笑。

半年后丈夫出国了，一去就是四年，这四年中马红像所有的留守女士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到使馆去等签证。有时候马红真是想不通这些美国佬凭什么就一再认定她有移民倾向呢？

马红最后一次遭到拒签后冲着签证官嚷道：“你不让我们夫妻见面，是在剥夺我们最基本的权利！”

“他有假期，他完全可以回中国来看你，并不一定要你去美国！”签证官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说得马红顿时哑口无言了。

当天晚上马红在电话里把签证官的话只字不差地跟丈夫重复了一遍。她原以为他会安慰她几句，顺

便再为她想想其他办法，可谁知他听完以后一声不吭地将电话挂断了。

那次之后丈夫的电话越来越少了，有时候马红实在想他了，就趁午夜国际长途电话实行半价收费的时候拿家里的电话给他打过去，不过这时候他多半不在。马红失望了，在失望的同时又有几分不安。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好容易捱到了春节，杂志社的同事又为春节值班的事情闹起了意见。

社里规定除夕夜各部门一定要留人，值班表早就排好了，就是怕一部分同志会闹意见，所以直到除夕的前两天才公布。果不其然，表刚一贴出去就听到有人开骂了。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脱不开身，哪个缺了八辈子德了，排我值班，还是大年三十！”

老吴操着一口上海话愤愤不平地骂道。

“嘿，怎么说话呢，不就是值一个破班儿吗，至于吗？”

新来的大学生何光伟本来就看不惯老吴平时的作派，此刻听着他骂骂咧咧的就更忍不住了。

“哪个轮到你开腔了，你个小毛孩子！”

老吴恶狠狠地瞪着何光伟，他的眼睛向外喷着火，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

“你才是毛孩子呢！”

何光伟被说得有些急了，这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

你拍一，我拍一——

子可是受不得半点委屈。

“都别吵了，除夕晚上我值班！”

马红不愿看到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同事因为这点小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于是便站了起来。

办公室里一下子安静多了，老实巴交的办公室张主任像是松了一大口气似地走到马红的桌子前面，他捏着嗓子讨好地问道：

“你爱人，他没回来？”

“没！”

马红回避着这个问题。

张主任倒是知趣不再问下去了，不过他一个劲儿地向她道谢。看到他那副瘦弱的样子冲着自己连点头带哈腰的，马红心里想，领导若当到这份儿上也真够可怜的了。

那年的冬天很冷，真的很冷，事后马红总会想起，她嘲笑般地告诉自己，可能是寒冷冻结了他的归期。

“她是谁？”

马红的声音冷冷的，像是刚从冰窖里淘过了似的。

“一个朋友，很普通的那种。”

丈夫在电话那头很费力地吞了一下唾液，他并不善于撒谎。

“这么说，在半夜两点睡在你床上的都是普通朋

友喽，那么我也该算是一个了！”

马红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而且带着明显的火药味。

“好吧，我不想同你吵。你知道我很累，真的很累，我需要一个人，有时候，哪怕陪我说说话…”

丈夫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小。

“你说什么？”

马红听不清楚，她盯着话筒，那上面除了几个蜂窝样大小的小孔什么也没有。她看着那些小孔，看着看着竟产生了幻觉。她觉得丈夫一下子变小了，小到她几乎无法看见他，他会不会从这些孔里钻出来？她问自己，结果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于是她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

“出来！你给我出来！”

她凄厉的哭喊像是一道闪电划破了黯淡的夜空，就在这时候，本世纪最壮观的一次流星雨刚好从她的窗前掠过，无数个亮晶晶的小蝌蚪从天而降，焕发着瑰丽离奇的光芒，她惊呆了…

人其实是个奇怪的东西，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他们仿佛早已预知了事情的结果，就像早已知道谜底的大人偏偏兜个大圈子来迷惑小孩。或许大人同小孩一样喜欢游戏，或许更可能的是他们有着比小孩更为脆弱的心灵，害怕受到伤害。